

并州话回

## 踩街串院——正月十八又一「闹」

彭庆东

红火热闹的元宵节过后就开始落灯了。正月十八是大部分地区的落灯之日,但老太原区域一直很大,“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一天并未繁华落尽,有的地方把后劲儿“攒”在了元宵后,如西山上的古交、娄烦等,人们又拉开了名为“踩街串院”的序幕,如果说正月十五游街赏灯是街头众欢的“大元宵”,正月十八“踩街串院”是送戏入户的“小元宵”。

踩街串院,一是踩街,二是串院。

踩街就是穿着古盛装,手持各种民俗乐器,踩着欢快的节奏行进在街道上,边走边表演,所以踩街也叫“吹打的”或“响打的”。踩街,有高跷踩街,有秧歌踩街,有锣鼓踩街,有舞龙舞狮,还有旱船花轿……踩街表演编队一般20人左右,扮相有传统戏曲里的渔翁艄公、才子佳人,神话故事里的孙悟空、猪八戒,当然,最令人忍俊不禁的还是叼着长长烟袋的老媒婆、东摇西晃的傻公子这类丑角。踩街组织者即领队,老太原人俗称其为“伞头”,因为其标配是一手执花伞,另一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样“神器”道具叫“虎铮”,是一种铜或铁质的环形响铃,内装小铁球,食指筛动时,响声大作,凭响声的长短高低指挥踩街队伍进退自如地吹打着、嬉扭着,具有“令行禁止”的权威。

入村后的踩街队伍一般是先拜龙王、山神及真武等寺庙,边拜边吹打,之后,才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串院。

串院,与正月十五不一样,人们不用上街挤着看热闹,可以“猫”在自家院里等着吹打的人户送戏,也等待着伞头上门为自家独编唱一段吉祥词曲。此时可是要看伞头的真本事了。伞头,即是踩街领队,又是专职歌手,要当一个好的伞头可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他最出彩的就是根据主家此时的家境特点、心理愿望即兴编词演唱,现编现唱,出口成章,以此博得主人开心,如稍有迟顿,编不出来唱词,是会丢丑的。串院伞头编的唱词多是七言和十二言,而且还要求合辙押韵,针对性强,生动风趣,得有比较深的口头文字功底。

如走进一户人家,瞧见院大窑多,五谷满仓,主妇手脚勤快,伞头即兴编词演唱:“进了大门仔细看,柴草打得堆成山,粮食打了个千万石,十二眼窑里全倒满。进了二门仔细看,窗子上又贴红牡丹,众位亲朋都来看,主家大嫂好手腕。”如遇上一户贫寒人家,屋顶破旧得长出了蒿草,伞头也会恰到好处地编词取悦主家:“走了一家又一家,这才是一家好人家。房上长着灵芝草,柜子里锁的整元宝。”遇上开煤窑的则编唱:“掏得快,卖得欢,挣下钱儿堆成山。”遇上铁匠家则唱:“风匣拉,老锤打,打下银子叠宝塔。”如此,排门唱去,老年赞其少,少年夸其智,男性描其勤壮,女性绘其俊巧,营商者祝其“财源茂盛”,就算遇上一户失火倒霉的人家,伞头也会攘其“火烧财门开”,让人人都讨得吉利口彩。

有时,遇上被贺人家也是唱歌能手,伞头和主人便会对歌:

客:“过罢大年刚几天,串院走到你门前,虽说秧歌不好看,一来迎春二问安。”

主:“大果树长得高,不见亲朋好心焦,夜来(昨天)听说亲朋到,喜得俺一黑了(即一晚上)睡不着觉。”主客二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唱得好不热闹。

伞头说唱完,踩街的队伍便在院里来一番吹打表演。辛苦一年的主人家坐在自家的炕头上就能享受到街面上红红火火的热闹,又得到了祝福。当然,被贺的人家是不会亏待串院者的,早在串院者未来之前就在神桌上摆好了花馍油糕、蜜饯果脯及纸烟等,吹打完毕,宾主施礼,然后把所有吃喝统统送给串院的人,也算是“双向祝福”吧。

就这样,一家家说说笑笑,一户户吹吹打打,踩街串院就像是新春的欢乐使者,走到哪里,都会带来浓郁的年味儿,让正月十八再“回首”着大年的欢声笑语。

娄烦民间习俗,大年初一早上吃团圆饭之前,长辈入席后,儿子儿媳以及孙子等晚辈要给坐在正席的长辈磕头拜年,长辈给晚辈发“岁岁钱”,祝福晚辈一年万事如意。

话说大清年间,娄烦汾河岸边娄烦镇南尹家窑村有户姓尹的人家,家主离世,家里积蓄所剩无几,生活过得十分清苦。夫人凭借好人缘,东挪西借,强撑着为两个儿子成了家,一家人和和美美。

时近年关,老夫人刚刚为二儿子完婚,又赶上过大年,不仅要备好年货和儿媳们的穿戴,大年初一早上还得给两个儿媳“岁岁钱”。尹夫人发了愁,苦思冥想,忽然灵机一动:五谷中的红高粱颗粒圆满、色泽红润,不就是吉祥如意的宝贝吗?便打定主意用红高粱作为给儿媳们的“岁岁钱”。

大年初一早上,全家人早早起来响炮、发旺火、接神、祭祀,两个儿媳与婆婆也准备好了团圆饭。老夫人炕上正席坐定后,两个儿子和媳妇给老母磕头拜年,祝母亲福寿安康。礼毕,老夫人捏出四颗红高粱分给儿媳每人两颗,并说今年过年“岁岁钱”给你们两颗红高粱,祝福全家团团圆圆,日子过得像红高粱一样红红火火!大儿媳深知婆婆的难处,笑容满面双手接过了婆婆的两颗红高粱;二儿媳虽不以为然,但也勉强接了。饭后大儿媳用红纸把两颗高粱包好放到自家门楣上,二儿媳一出门便随手扔了。

转眼春暖花开,农耕节令到了。大儿媳把两颗红高粱交给丈夫说:“把这两颗红高粱种上吧,接娘的口气,说不定就是咱翻身的根苗哩!”



民间综艺

## 新绎“人拉鼓车”

梁冬文/图

正月正,闹红火。吕梁山麓的新绎西庄、北杜坞村有一部“人拉鼓车”连续剧。

“人拉鼓车”赛源于一段趣闻。北张镇的西庄和北杜坞村一路相隔,鸡犬相闻,但争强好胜使这两个村的村民相互攀比,互不服输。相传有一年,这两个村进行鼓车比赛,比赛场地在村外的乡间道上。本来规定了比赛的距离,但拉鼓车的双方你追我赶,时而西庄领先,时而北杜坞村反超。两村轮着领先,但又互不服气。于是鼓车就像脱缰的马,向前奔跑,两辆鼓车逢山越障,过河涉水,由山西拉过了黄河,直逼陕西,陕西脱缰难收,长驱河南。

趣话年年流传,“人拉鼓车”岁岁沿袭,究竟“鹿死谁手”各持己见。于是,他们决定每年正月正,在逢庙会时举办人拉鼓车赛。

春寒料峭,田间冰雪覆盖。太阳刚刚露出脸儿,村民便沿着乡间路,熙熙攘攘潮

神话传说

## 特殊的“岁岁钱”

王培健 张贵桃

说来也巧,两颗红高粱出苗后长势很好,到秋天收获了大大的两穗。大媳妇很高兴,又把两穗高粱挂在墙上留着明年做种子。第二年两穗高粱种子种到地里,秋季收了满满的两斗红高粱。夫妻两人高兴极了,决定明年再用这两斗高粱作种子继续种植,第三年两斗红高粱种子下种后又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秋季收获满满两大囤子。

夫妻二人连续几年扩大红高粱种植面积,雇长工用短工,一亩、十亩、百亩……最后成了村里的高粱财主。

大儿子夫妻发迹后,二儿子夫妻俩还在紧紧巴巴过日子。看见老大竟然凭两颗红高粱发了财,又眼馋,又后悔。好在嫂嫂是个开通人,对老二夫妻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哥这么大的家业也用得着个帮手,你们也过来一起干吧,只要咱们勤谨节俭,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老二一家感恩不尽,跟着哥嫂看样学样,艰苦创业。从此弟兄二人买地置产,由种植高粱发展到开酒坊、粉坊、养猪,农工商一体化兼营,店铺占据了娄烦镇大街市的过半,还发展到太原、包头等地,字号以“涌”字联成系列,如“涌亨久”“涌泉源”等,成为娄烦地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

水般向西庄涌来。但见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本不宽敞的村道仿佛要被挤裂。

两辆胶轮大车披红挂彩,装扮得斑斓夺目,两面大鼓装在大车之上,如同镶嵌着两面巨镜,鲜红的鼓梆,熠熠闪烁。鼓车上写着“西庄”“北杜坞”的字样。

上午10时,三声炮响,喧嚣的人群立时安静下来。炮鸣过后,鼓车上威武雄壮的汉子双臂大角度挥动,有节奏的鼓点铿锵有力。鼓点声中,从人群的两旁走出11条汉子,袒胸露臂,肌肉丰满。1人驾辕,其余10人手牵缰绳站成两排。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从酒壶里倒出酒,敬给两位拉梢(最前面)的青年。

一声号响,鼓车启动了。宛如野马脱缰,向前奔驰。转眼跃出人们的视线。比赛场地在村中的环形道上,约莫800米。

“西庄加油!”“北杜坞加油!”两辆鼓车一前一后地摆着向前拉。

第五圈是比赛的最后一圈。两鼓车并驾齐驱地过来了,围观的人争睹输赢。然而看到的只是平分秋色,一场没有决出高低的比赛,给这些好胜、倔强的乡民带来的只是遗憾。

这正是他们年复一年比赛的缘由吧。